

明史研究專刊

第四期



第四期

明史研究專刊

一

明史研究小組編輯

明史研究專刊(第四期)目錄

論 著

明末何吾騶相國之生平與志節·····	馬楚堅·····一
明代職業戶的初步研究·····	吳智和·····五九
明成祖時代遼東的經略·····	黃文沁·····一四五

評 介

「日本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評介·····	陳進傳·····一七一
徐玉虎著「明鄭和之研究」評介·····	許賢瑤·····一七七
謝敏聰著「明清北京的城垣與宮闕之研究」評介·····	卓克華·····一八二

論著簡介

美國「明史研究」第十、十一、十二期·····	一八八
日本「明代史研究」第八、九號·····	一九二

明代忠烈奏議論衡（謝渠源著）	一九四
臺灣史研究集（蘇同炳著）	一九五
藍瑛與仿古繪畫（顏娟瑛著）	一九七
中國五大小說之研究（趙聰著）	二〇〇
朱希祖先生文集(四)（朱希祖著）	二〇一
中華通史(九)、(十)——明史前、後篇（陳致平著）	二〇三

附 錄

明史研究博、碩士論文提要	二〇五
學人與明史研究	二三一
明史學界動態	二三六
明史研究專著、論文分類索引——民國六十九（一九八〇）年一月至十二月	二四一
吳智和	二四一

Journal of Ming Studies

No. 4

December, 1981

CONTENTS

ARTICLES

- The Life and Ambition of the Grand Secretary
Ho Wu-tsou of Late MingMa Ch'u-chien..... 1
-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Professional Households
of Ming Period..... Wu Chih-ho..... 59
- The Pacification of Liao-tung in Ming Cheng-tsu
Period.....Huang Wen-ch'in.... 145

BOOK REVIEWS

- Japanese Studi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ACTA ASIATICA No. 38)....Ch'en Chin-ch'uan... 171
- Research on the Cheng Ho of Ming Dynasty
by Hsu Yu-hu Hsu Hsien-yao..... 177
- The Study of City Walls and Palaces of Peking in Ming
and Ch'ing Periods by Hsieh Min-ts'ung.....Cho Ke-hua..... 182

REPORT ON BOOKS & MONOGRAPHS..... 188

APPENDIXES

- Abstracts of Ph. D. and M. A. Theses of Ming Studies..... 205
- Scholars and Ming Studies..... 231
- Academic Activities 236
- Classified Index to the Monographs and Essays Concerning Ming
Studies in Chinese (Jan. 1980-Dec. 1980)Wu Chih-ho..... 241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明末何吾騶相國之生平與志節

馬楚堅

一、前言

明清之際，是非難分。其因：一則士風澆漓，物情乖戾，嫉人善而好言人惡；一則「黨派」、或「南北」之見，是丹非素，意氣之爭，在在皆然，義理失而「黑白顛倒」；一則政治壓力之橫肆，爲所誣讟者不知凡幾？如嶺表相國何吾騶是。何相國於國難危急之秋，以致仕之身復出，效忠於南明，履艱蹈險，說李成棟反正於羊城，輔弼隆武、永曆二朝，鞠躬盡瘁，正身潔己，不黨不偏，以圖有所匡濟。然爲黨爭所累，負流俗之謗，影響至大，賢如黃宗羲、王夫之¹亦爲流言所惑；其所撰史乘若永曆實錄、永曆紀年者，敍相國事均以流俗傳聞略加刪潤而成，失諸徵信，不能去僞辨妄，以將相國之高尙人格及體國忘己之行爲昭然共白於天下；明史本之傳聞，亦復類此，而於史實亦語焉不詳。世遂莫能窺其公忠體國之誠！然大德如日月，有不可掩沒者，卓識之士，傳相國，類能直言其忠烈者，惜欠缺實證以祛衆惑。近代史學大家朱希祖教授撰「明廣東東林列傳」，對何相國失節降清一事，以各史乘所書者「皆以譌傳譌，多已甚之詞，不足深信，故略著其（何相國）事，而存其疑」（文史雜誌第二卷第七、八期）。今得何相國墓誌銘，即可證實希祖先生識見之正確。該墓誌銘出土於廣東中山縣鳳山何相國墓，時在

民國四十八年六月。銘文撰者爲萬曆三十五（西元一六〇七）年狀元黃士俊²；士俊與相國通籍，後並入閣，其言當爲可信；再證之陳子壯相國之弟子升先生錄時人之譽相國也³，是銘文之言非僞。然則清修明史，不列相國入奸臣、貳臣傳者，非無故也。有感於斯，竊不自揆，乃據銘文，旁及可信史籍，略爲整理成文，以辯誣正訛，庶能使希祖先生之素所蓄疑者得所徵信，當可匡正謬誤，以彰相國之忠貞與幹濟之才也！

二、政治事業之發軔

思宗登極，香山何公陞爲左春坊左中允，而知制誥⁴。晉少詹事⁵，充日講官⁶，轉正詹事⁷，「崇禎五年擢禮部右侍郎⁸，六年十一月加尙書」（明史卷二五五，本傳），「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明史卷二十三，莊烈紀）。此乃相職也。其能以粵東一士而超越同儕，參預大政，與其本身學問才略實有關焉。何公乳名宋，字龍友，號象岡，初字瑞虎，晚年自號閒足道人。廣東香山欖鎮人，父峻岡公母劉氏於其少時而逝，賴高王母陳氏卵翼成材，而於「（萬曆十八年，一六〇〇年）初應童子試，張令公以天下才期之；督學朱公連（應指廣東提督學校朱燮元）拔公冠軍以間鍾名世爲品題；丙午」（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年）以通易經聞，「舉孝廉」⁹，「己未（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成進士」，廷試鼎甲，後以內閣固呈莊際昌卷，帝改二甲四名¹⁰，「選入庶常（庶吉士之簡稱）。公之危言介行，一以獻納爲己任」¹¹。館課，諸篇計要，爲（韓）蒲坂¹²、（劉）南昌¹³、（孫）高陽¹⁴諸相稱譽¹⁵。宗社大計，盈廷

未發，輒引公諮詢¹⁶。既授編修¹⁷爲史官，于兩朝（神¹⁸、光¹⁹）實錄多所論是」（墓志銘）²⁰，凡軍國大政，朝廷大議，人材推抑忠邪消長之故，或大書，或疾書，有正論，有微詞。黃宗伯汝良嘗謂人曰：「此眞人才，眞文章，眞史識也」（康熙廣州府志、本傳）。何公既能爲當世閣名賢所重，則其才略自有所長，乃邀時譽。公其間嘗因連丁內艱，廬墓六載，始免璫禍及身。天啓七年仲秋，服滿入都，未及旬日，而熹宗崩而思宗立。崇禎之所以禮遇於公，無非服其能文敢言²¹及其於講筵所主張之躬行實踐，經世致用之學問²²，如論維新之經濟、畜馬乘、致治揚忠孝辨奸佞之道，使帝肅然起敬。帝王尙且師禮之²³，則遑論儒林文苑如徐光啓、董其昌、周登、鄭以偉之折節下交，譽之不已²⁴，鄉黨之景仰則不言可喻。及「己巳（崇禎二年，一六一九年）冬，遵化失守」，黃台吉統清兵「直犯都城。公條議十二事，叩闈面奏，以學侍從臣登陣盡策，復覓死士齎勤王詔，調（諸）路援兵。于是都圍解，鐘虜晏然」（同上）。則公之功匪淺，明史竟一字不提。崇禎亦因是而發現公之「沉幾遠略」，足倚重任，乃於癸酉十一月（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年）癸巳簡擢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國權卷九十二，頁五六一九）直文淵閣，「朝野驩聲雷動，如相司馬」（墓誌銘）可見何公之入閣，非全倚甘盤之舊，實有其才而衆望所歸也。於黃士俊所撰墓志：「公生平懿德微行，黼屨而下，迨于閭巷，靡不景而仰之！其臣範官方，言論風度，爲世儀軌，實我大明以來一人也」（同上）之言可見矣。

何公既以志量才略，高出儕輩而肩天下任，並不以此而自矜，反而開誠布公。故其治也，主「務持大體，葆毓元氣。至于進賢不肖，毅然持之，絕無調停中立之說」²⁵，一本初衷，「每以起廢褒忠爲政

府切言之，（天啓間）被削諸賢，聯翩登用，烈（楊漣諡忠烈）、忠（左光斗諡忠毅）、介（周順昌諡忠介）先後表章，則公倡言最先也」。此其忠於謀國，勇於任事之一斑也。又力護忠良如陳子壯、姚希孟、張溥、章正宸、凌義渠、姜思睿、吳履中、范淑泰等，而爲國存正氣²⁷保人材。「時、首揆（溫體仁）²⁸樹黨固位，刻薄希旨，諸凡引用璫逆舊人，中使統兵²⁹，威晚卸臬（卽罪字）。小民以至逮治督師，公皆力爭之」（同上），結果二者皆因公之諫諍而弭，命下，誰呼雷動³⁰。相公之爲相也，立正色於朝，直言敢諫，凡關國利民福，如兵刑錢穀大計及洞察民間疾苦者，莫不爲之；於對付建夷之策主張建虜出口可由李秉春、劉光祚鎮防以拒，必得安邊；軍餉不足，可「括各省錢糧解來圖恢復」。以錢士升反對而不了了之³¹。故陳子壯評曰：相國爲相「每事持大體，甚得救時之訣」（陳文忠公遺集卷十，秋痕一尺牘，與孔玉橫少宗伯之二），「眞宰相之才也。證之墓志銘，所言相符合，是相國果爲忠貞體國，才多瑰偉奇特之士也。然亦因此而見惡於首輔溫體仁，遂爲所讒而罷。」

崇禎七年二月，「以登萊之捷，加宮保（卽太子太保），（羽林）河內之捷，晉文淵閣大學士³²。」（墓志銘）「狡夷兩次窺犯」，皆以相國留意邊事，熟悉內外形勢，遂「出嘗所考畫圖形，指點扼截」。因是「多所擒剿，虜卒不得志」（黎遂球著蓮鬚閣文鈔卷七，奉賀師相香山何公六十加一偕元配夫人梁母榮壽序）。思宗爲酬其方略功而有所晉升，然「公皆列憂辱大義，固辭不受以捐。嫉者益則目公矣。未幾，公廷救言路（都給事中許譽卿），益忤首揆意³³」；遭譴，八年十一月「遂與文長洲（震孟）拂衣出都」（墓志銘）。先是許譽卿故劾魏忠賢有直聲，已而又疏論烏程，公以其果毅有才，與文震

孟欲薦爲南京太常卿。烏程忌譽卿抗直，諷吏部尙書謝陞劾之；烏程卽擬旨批譽卿把持行私，著革職。公力加反對而斥其非「曰：『太宰疏論言官，未有形跡，應令自行回話；否則，發廷會勘，遽擬革職，非朝廷優養言路意也』。以此大忤烏程」。長洲於旁以公爭之不得太息曰：「言官抗論權要，自昔爲桀，許譽卿卽概去，庸何傷！」溫色變，袖謝陞疏；是夕，宿直房，草揭密參震孟及公。帝怒責二公徇私撓亂，公辯之不得，乃歎曰：「綸扉片席，可攘臂乎？惟有引身去耳！」立草疏乞歸，震孟亦同日出國門，百姓街道蹙額聚觀，唏噓泣下（康熙廣州府志，本傳）！於是「黨人造『一箭落雙雕』之謠，以譏切首輔」（凌雪，南天痕卷十本傳）溫體仁之失德，隱諷崇禎用人不明也！

何公入閣雖二年，然「海內人士，無論知不知，則必皈依相國」（奉賀師相香山何公六十加一偈元配夫人梁母榮壽序）。蓋服其忠與才也。何公於入閣之際，閣權久爲權相溫體仁所柄，然公爲撥亂反正，推引正人，保全君子，調護言臣，在在盡其職權，依憲據理力爭，崢嶸侃侃，「一時綸扉祕畫鴻猷，華夷蒸動，其可得」者不知若干，其前後所披及引用、保全、調識者³⁴，皆不負所望，忠節俱全，如陳子壯、汪太史、黎遂球者是。「又嘗中夜切四顧之箴，夬決厘復隍之慮。於是崇禎初政，稱爲傾否開泰，而公匡時惟運」之勞，「顧不偉歟」（同上）！此亦文震孟所以與公共進退者。

八年七月，文震孟³⁵入閣預政³⁶，「體仁每擬旨必商之，有所改必從。喜謂人曰：『溫公虛懷，何云奸也？』同官何吾驥曰：『此人機深，詎可輕信？』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疎，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傳）。自是文長洲知溫體仁果如公所斷者，服甚！「故與公以

道義相砥礪！時，召對廷臣，命各舉堪任冢宰者；權奸授權張少宰與欽定魏黨呂純如；³⁷議既定，相國不可，曰：「故事會廷大僚，有不合者，科道導司參駁。今可漫然率舉乎？」臺省憬然，交章論駁」（何氏家譜，本傳）。「相爭如虎，卒止之，公力也。一時言臣爲權門所嫉，公悉爲調護，凡覆本得下公票者，卽其人，奉上嚴譴，皆得保全。而妒公、忌公者深矣」（奉賀師相香山何公六十加一偕兄配夫人梁母榮壽序）。此相國所謂「夫既際堯舜之君，則當行禹臯之道」（黎遂球，蓮鬚閣文鈔卷十七，何香山公祭文相公文）者也。因此「海內士大夫，仰公風節，如泰山北斗」（墓志銘）也。及其知思宗實非聖君，以「道之不行」，乃與文長洲「翩翩出都，以義自揆，國之有道，敢爲默容，連裾而起，捧袂而別。觀者道阻，送者長歎」³⁸！此乃衆人以其所作所爲皆有相體而敬之之故，又痛惜如此大有相器者爲帝捐棄，於國於民有損而歎歎！出都門之際，相國賦出都詩二首以見志，同官倪元璐送別郊外，慷慨唱酬。盧象升亦驚痛曰：「文、何二老先生不意遂爾去國，令人敬疑！……長洲、香山二翁，某方以中興元輔期之，而一旦謝事，奈何！奈何！聖意不測如此！然而雷霆雨露，皇上妙於並行，蒲輪可立俟矣也」（盧忠肅公集，卷十一，與吳葵庵先生書）。天下人賢愚皆如此待相國，是何相國果有其忠與才，否則，焉得衆人之譽。從盧公所言，是相國爲當時罕有相才者，致使盧公景仰歎惜不已！惜帝則不肯再用相國，以致相國不得不隱於儒林，以盡其承先啓後之力，直接爲國建白者少。則崇禎弗能撥亂反正，而致建虜流寇交疊爲患終不可爲而亡明，豈無因也！

三、相國對嶺南之貢獻

香山何相國，不但以工詩、草書著名，且爲嶺表之理學名家也³⁹。素以東身自好爲律，既而以經濟自期，抗懷千古之志⁴⁰見屏於朝，乃歸里養望，本聖人守先待後之訓，以正風俗，啓迪後進爲己任⁴¹，乃創香山書院於邑城，培英育秀，羽翼寒儉，獎掖後學。以「願爲眞丈夫，毋爲假道學」爲天下倡（乾隆香山縣志卷九）。「日爲延納名流，切劘文章，辨析理要⁴²，未嘗貽忤瀆侵當事權。惟地方水旱荒禱，則出代陳說。歲己卯（崇禎十二年，西元一六三九年），粵士以攻□藉，忤直指（御史），公爲之排解，俾多士復業膠庠。家居垂二十年，救荒恤災，急病攘夷，此一鄉之幸」（墓誌銘）！地方賴公而安⁴³。從乙亥至癸未八年間，謝政居家，鬪翁陔園、愚公樓、元氣堂諸勝，日惟吟咏著述或與同志論學其中，一時名節之士，質疑問難，無虛歲月。更主講於香山書院，「乃以身心性命之理，闡明絕學，昭示來茲」（郭都賢，翁陔記略）。而粵中文教亦因而盛焉！公之教人爲人治學當以風骨爲重，踐履篤實，經世致用爲主，發人深省⁴⁴，其才學識全，吟咏著述，若周易補註四卷、經筵日講拜稽錄四卷、元氣堂詩文集五十卷（現存詩集三卷，嘉慶版）、雲笈軒稿二卷、石刻楷草四種（乾隆香山縣志卷六本傳。按詩集三卷在港可得，楷草則中山有人收藏，餘則佚矣。）皆正骨獨立，忠愛之情，老而彌篤，以至於無身之日，志學弗衰。故君子聽其言而益信其行矣（元氣堂文集跋）。於是「自中丞大夫御史臺以下，蔑不欣奉典型，坐論矜重歎服」！「子衿所矜式，覲面所謀，公之精微在焉」（蓮鬚閣文鈔卷七，賀師相

何公壽序）。凡親炙公者，必有所成，中如陳子升、黎遂球、謝長文⁴⁵、鄭露、陳邦彥（陳巖野先生全集卷二，奏記何相國曰：「老師相老夫子台座……誠知夫子自有宏裁，而門牆猶爲喋喋！」據此知邦彥亦相國門生。）是，尤有成就。至於其子孫更以家學淵源而各有所成，尤以次子準道、三子鞏道、次孫胤樾尤超卓不凡。相國詩學湛永，源出江西詩派，而五言古體之樸雅，則又得之杜少陵、高季迪之神而無明七子習氣，獨存浩氣，世譽爲大家手筆。少與李孫宸、伍瑞隆、袁崇煥、陳子壯、歐必元、李雲龍爲友。及崇禎之季，嶺南重開南園詩社，若陳子升、黎遂球、謝長文皆相國高第弟子，是以知粵中詩教，淵源於相國也。由此可見其影響嶺表文化之一斑，方家之評論公也衆矣⁴⁶，不能一一言之。黃子所謂「一鄉之幸」也，卽指相國對嶺南文化之倡導及其促使地方之安定等事而言。既爲此而譽相國，然又爲此而惜相國不得其志，思宗不用相國致使國事不可爲，天步之艱日深，人謀之失日廣而慨歎曰：「天下之不幸。」也（墓志銘）。相國才略之高果如此乎？時人曰：「以今天下人士咸望公復相，則時事無不可爲，以此信公，不啻如寒之挾纊，濕之就暎」（蓮鬢閣文鈔卷七，賀師相何公壽序）！人心如此！其幹濟之才不言可喻矣！相國雖家居講學，然心懸乎巍闕，恒以國事爲念，及見危急存亡之秋，嘗上疏請遷都南幸以保半壁⁴⁸，再圖北定，攘除姦凶，還于舊都。不聽，卒有甲申之變。公聞，「撫膺大慟，幾以身殉，呼籲悲愴，見於痛哭之詞」（墓志銘），如「十五聲」、「秋悲八章」是，卒「憂悲成疾」（乾隆香山縣志卷六本傳）。「既聞南都⁴⁹定策，逆闖授首⁵⁰；乃小有起色，具表入賀」安宗，「籌畫興復。未幾，南都復陷⁵¹」（墓志銘）。相公在籍聞之，憤而復臥病於牀。

四、相國抱病應詔入閩輔國

安宗既降，鄭鴻逵、黃道周、蘇觀生、何楷、張家玉奉唐王聿鍵入閩監國（見浙東紀略）。王性儉素，薄嗜欲，好讀書，博通典故，爲文下筆數千言立就。一六四五年即位于福州南郊，改福州爲天興府，以本年七月初一日以後爲隆武元年。敍擁戴功，以黃道周人望所歸，特用爲吏部尙書兼大學士、鄭鴻逵進定虜侯⁵²、鄭芝龍晉平虜侯⁵³、鄭芝豹爲澄濟伯、鄭彩爲永勝伯、蘇觀生爲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有差（錢秉鐙撰所知錄卷一，隆武紀年）。思文既登極，親賢尊士，傷國家之多難，慨然以復仇雪恥爲志，頗欲有爲於天下，「與公舊好」，素崇仰其能，知欲北定中原，實不能缺此碩輔也。遂「手勅七至，公以病辭；復詔地方官就家敦趣」（墓志銘）。相國以思文帝倚重之拳拳至意，忠義奮發，決計抱疾出山，閩嶠重台，竭蹶赴難，而語於人曰：「老臣先朝犬馬，卽身膏斧鉞，遑恤其他，在今日無可爲之時，亦以盡心而已」（陳子升，何相公龍友行狀）。遂孑身「勉強就道」，經南雄（今廣東南雄縣）赴閩，途遇同知李世輔，相與痛論救世挽危，中興景運之道。

迨相國到閩，隆武帝已因形格勢禁，既無可戰之將，又乏可用之兵，偏促於延平（今福建南平縣），受制於鄭芝龍。故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中興之志，而志爲鄭氏所掣肘，然猶待以元勳禮。時閩中兵事，惟鄭氏擅之；鄭氏遂倚帝爲重⁵⁴而事事獨斷，集軍政大權於手，視閣部院諸大臣如無物。自福京擁戴，先後起張肯堂、黃道周、蘇觀生、薛德璟、黃景昉、黃鳴綏、陳子壯、林欲樞、曾櫻、

朱繼祕、傅冠等二十餘人入閣，或遠未至，或奉命督師於外，雖在者，帝或以其庸下而過於督責，票旨皆自裁，閣臣俱閒無事，反而芝龍以有實力而得帝專任，握有軍國大政（見東南紀事），於是芝龍兄弟進侯封，子姪居顯職，大霧官爵，所請帝「亦輕畀之，由是清流往往恥與爲其列」（所知錄），先是吏部尚書何楷被逼自辭回鄉，蘇觀生、張家玉督師外出，既而九月二十日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總督南直軍務金聲爲洪承疇用間諜反間計所敗亡；黃道周憤鄭氏擁兵觀望，謂坐而待亡，不如身自出關，或可奪回金聲所失之徽寧池三府，遂於十月初率扁擔兵出征，至婺城，爲洪承疇率張天祿所敗而俘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不屈而死（臺灣外紀卷二）江寧。因此鄭氏更罵張跋扈，其所統軍隊不下三十萬，其餉爲隆武財政之致命傷，盡所轄疆土內正額賦稅猶不足供應，乃於春秋兩稅中，每一石米預值銀一兩，又設助餉華例，趣使出兵。然鄭氏屢以餉絀爲辭，及帝決意親戎，芝龍始以弟鳴遠爲帥，從子彩爲副，分向浙贛，出關未越五百里，疏報餉竭而還。何騰蛟納李闖餘黨降卒，兵勢旣盛，遣使迎帝入楚，兵部尚書楊廷麟疏請駕幸江西。帝遂決出汀州（今福建長汀縣）入贛，後幸楚，以振天威。芝龍不欲其行，使軍民數萬人遮道挽留，帝不得已駐延平。俄而相國至自廣東，用爲首揆，「加少傅太子太保，賜銀章曰『輔佐中興』」（凌雪，南天痕卷十，本傳）。時「丙戌（隆武二，順治三，西元一六四六年）四月」末。相國「甫抵延津（指延平），一見重輪（指思文帝），三盡夜痛陳佈置失宜，封爵太濫」及與浙東魯王內爭，殺其來使陳謙之過。上始悟中興受制之弊⁵⁵，故「嘆曰：『卿來之晚矣！』既而計練兵探餉，親征復剿等事，皆有條畫」（墓誌銘）。自是思文帝力矯前失諸弊而推新政以抑權臣。無如軍政根基已壞，

清兵見逼，雖有公忠憂國，才略非常之何相國爲畫樹國分闔保境拓疆之策，獻恢復之謀，陳切兵餉戰守之略，倡唐魯之融和，亦無旋乾轉坤之機，徒呼奈何而已！

思文帝既因相國之言而思改革，知非自我栽培一股實力，無以駕馭舉足輕重之鄭家集團（延平例外）。於是一面漸抑其權，一面自樹實力之部署。略述如下：

甲、起用人才

帝因相國知己無可用之人，致使「權在鄭氏，不能有所爲」（明史卷一一八，唐王傳）；雖有何騰蛟、瞿式耜、張家玉等羽翼於外，無濟於核心勢力也。乃欲別爲吸收眞才，以資匡弼。於是相國薦番禺黎遂球，授兵部職方司主事，令以廣南水師援贛州（府治在今江西省贛縣）（見凌雪，南天痕卷十黎遂球傳）。又疏請起用大學士陳子壯，卽遣中書何吾駿（非相國族人）覓人「賚勅赴粵，未及覆命」（陳上圖，陳氏家乘）；同時並請「起用大士學黃士俊於田間」（思文大紀卷六）。爲甄拔眞才，以作基層，乃定鄉試於六月、「務收俊乂」。謂相公曰：「監臨照兩京舊制，定用御史兩員同去，提調則布政司（吳炳），監試則按察司」，指示一切科場事宜及考校方法（同上卷六）。相國略有所請革者。及試，以「編修劉以修、閔肅主試，取中葉瓚等一百一十七名（臺灣外紀作二百一十七名）；凡四方流寓諸生，俱得入試，特旨廣額七十名。上又親試流寓貢生，取萬子荆、倪天弼等三十餘人，改爲萃士⁵⁶，照庶吉士例，送翰林院教習，榜首李日煒57徑授禮部給事中」（所知錄卷一），「勅其侃侃直言，毋負新恩特簡」（思文大紀卷七）。其他特擢授官者亦先後有差，如「授生員韓雄都爲兵部職方司試主事」（

（同上），給番禺廩生劉國彰欽剖都司；以首輔疏薦曹勲、祁熊佳、嚴似祖有纂修之才，起勲爲行在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熊佳、似祖爲右春坊左中允、兼翰林侍讀（同上卷八）。自是才俊之士日盛，惜局面日危，鄭氏通敵賣國，雖有人才，已無施展之機。然卻爲潮王鄭成功培養出一班輔弼其抗清復臺之人物。其中著名者有馮澄世、李贊元、鄭愈、鄧會、林其昌、林愈清、陳寶鑰、黃開泰、林奇昌、李茂春、薛聯桂、葉瓚等，尤以馮澄世、李茂春二人對鄭氏貢獻良多（謝浩，隆武福京選舉考）。

乙、自組兵團及改革軍事

思文立國，本身缺乏子弟兵，全國軍隊以鄭家子弟爲多，不得不重視此股實力，欲倚爲中興之主力。然將悍卒驕⁵⁸，四營不法。初以懷柔策勸之道，先求融洽而後感化之，不得，乃施以威，繩諸國法。隆武二年，藉永勝伯鄭彩失律敗師，削其世襲，以振乾綱⁵⁹；以鄭鴻逵將黃克輝戰敗，降鴻逵一級，改太師爲少師⁶⁰。「三月，命平彝侯鄭芝龍專理水師，戶、工二部事務有相關者，聽其兼理」（思文大紀卷五），以制其專擅。尋「革鄭彩職」，追繳印劍勅書⁶¹，「勅國姓成功，招致鄭彩逃兵，毋得令其驚擾地方百姓」。鄭芝龍知帝意向，乃稍爲收斂，而「進浙直水陸地圖」，帝以爲其法行之得當，乃飭「其速規進取，毋但反託條陳」；又以「永安寇警頻聞」，勅鴻逵「嚴行剿飭，毋徒委曾德扼防」（同上卷五）。然諸鄭多陽奉陰違，並未因此而有所畏懼。益以餉糈困難，催科甚急，帝雖屢諭有司「各要無擾官民，有裨國計」⁶²（同上）。然地方官對應付日日催索兵餉，莫不以爲苦差；人民對於一捐再捐，